資治通鑑/卷09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097卷 ◄

資治通鑑
卷九十八 晉紀二十

► 第099卷

起著雍涒灘，盡上章淹茂，凡三年。

【晉紀二十】起著雍涒灘，盡上章淹茂，凡三年。

孝宗穆皇帝上之下永和四年（戊申，公元三四八年）

夏，四月，林邑寇九真，殺士民什八九。

趙秦公韜有寵于趙王虎，欲立之，以太子宣長，猶豫未決。宣嘗忤旨，虎怒曰：「悔不立韜也！」韜由是益驕，造堂于太尉府，號曰宣光殿，梁長九丈。宣見而大怒，斬匠，截梁而去；韜怒，增之至十丈。宣聞之，謂所幸楊杯、牟成、趙生曰：「凶豎傲愎乃敢爾！汝能殺之，吾入西宮，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。韜死，主上必臨喪，吾因行大事，蔑不濟矣。」杯等許諾。

秋，八月，韜夜與僚屬宴于東明觀，因宿于佛精舍。宣使楊杯等緣彌猴梯而入，殺韜，置其刀箭而去。旦日，宣奏之，虎哀驚氣絕，久之方蘇。將出臨其喪，司空李農諫曰：「害秦公者未知何人，賊在京師，鑾輿不宜輕出。」虎乃止，嚴兵發哀于太武殿。宣往臨韜喪，不哭，直言「呵呵」，使舉衾觀尸，大笑而去。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、尹武等，將委之以罪。虎疑宣殺韜，欲召之，恐其不入，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慟；宣不謂見疑，入朝中宮，因留之。建興人史科知其謀，告之；虎使收楊杯、牟成，皆亡去；獲

趙生，詰之，具服。虎悲怒彌甚，囚宣于席庫，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，取殺韜刀箭，舐其血，哀號震動宮殿。佛圖澄曰：「宣、起皆陛下之子，今爲韜殺宣，是重禍也。陛下若加慈恕，福祚猶長。若必誅之，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。」虎不從。積柴于鄴北，樹標其上，標末置鹿盧，穿之以繩，倚梯柴積。送宣其下，使韜所幸宦者郝稚、劉霸拔其髮，抽其舌，牽之登梯。郝稚以繩貫其頷，鹿盧絞上。劉霸斷其手足，斫眼潰腸，如韜之傷。四面縱火，烟炎際天，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。火滅，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。殺其妻子九人。宣小子才數歲，虎素愛之，抱之而泣，欲赦之，其大臣不聽，就抱中取而殺之。兒挽虎衣大叫，至于絕帶，虎因此發病。又廢其后杜氏爲庶人，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，宦者五十人，皆車裂節解，弃之漳水。洿其東宮以養猪牛。東官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凉州。先是，散騎常侍趙攬言于虎曰：「宮中將有變，宜備之。」及宣殺韜，虎疑其知而不告，亦誅之。

朝廷論平蜀之功，欲以豫章郡封桓溫。尚書左丞荀蕤曰：「溫若復平河、洛，將何以賞之？」乃加溫征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封臨賀郡公；加譙王無忌前將軍；袁喬龍驤將軍，封湘西伯。蕤，崧之子也。

溫既滅蜀，威名大振，朝廷憚之。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，朝野推服，乃引爲心膂，與參綜朝權，欲以抗溫，由是與溫寖相疑貳。

浩以征北長史荀羨、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，擢羨爲吳國內史，羲之爲護軍將軍，以爲羽翼。羨，蕤之弟；羲之，導之從子也。羲之以爲內外協和，然後國家可安，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構隙，浩不從。

燕王皝有疾，召世子俊屬之曰：「今中原未平，方資賢杰以經世務。恪智勇兼濟，才堪任重，汝其委之，以成吾志！」又曰：「陽士秋士行高潔，忠幹貞固，可托大事，汝善待之！」九月，丙申，薨。

趙王虎議立太子，太尉張舉曰：「燕公斌有武略，彭城公遵有文德，惟陛下所擇。」虎曰：「卿言正起吾意。」戎昭將軍張豺曰：「燕公母賤，又嘗有過；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，今立之，臣恐不能無微恨。陛下宜審思之。」初，虎之拔上邽也，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，有殊色，納于虎，虎嬖之，生齊公世。豺以虎老病，欲立世爲嗣，冀劉氏爲太后，己得輔政，乃說虎曰：「陛下再立太子，其母皆出于倡賤，故禍亂相尋；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。」虎曰：「卿勿言，吾知太子處矣。」虎再與群臣議于東堂。

虎曰：「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，何爲專生惡子，年逾二十輒欲殺父！今世方十歲，比其二十，吾已老矣。」乃與張舉、李農定議，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爲太子。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，虎使張豺問其故，莫頓首曰：「天下重器，不宜立少，故不敢署。」虎曰：「莫，忠臣也，然未達朕意；張舉、李農知朕意矣，可令諭之。」遂立世爲太子，以劉昭儀爲后。

冬，十一月，甲辰，葬燕文明王。世子俊即位，赦境內，遣使詣建康告喪。以弟交爲左賢王，左長史陽騖郎中令。

十二月，以左光祿大夫、領司徒、錄尚書事蔡謨爲侍中、司徒。謨上疏固讓，謂所親曰：「我若爲司徒，將爲後代所曬，義不敢拜也。」

孝宗穆皇帝上之下永和五年（己酉，公元三四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未朔，大赦。

趙王虎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太寧，諸子皆進爵爲王。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凉州，行達雍城，既不在赦例，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，茂皆奪其馬，使之步推鹿車，致糧戍所。高力督定陽梁犢因衆心之怨，謀作亂東歸，衆聞之，皆踴扑大呼。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，帥衆攻拔下辨；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擊之，爲犢所敗。高力皆多力善射，一當十餘人，雖無兵甲，掠民斧，施一丈柯，攻戰若神，所向崩潰；戍卒皆隨之，攻陷郡縣，殺長吏、二千石，長驅而東，比至長安，衆已十萬。樂平王苞盡銳拒之，一戰而敗。犢遂東出潼關，進趣洛陽。趙主虎以李農爲大都督、行大將軍事，統衛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，戰于新安，農等大敗；戰于洛陽，又敗，退壁成皋。

犢遂東掠滎陽、陳留諸郡，虎大懼，以燕王斌爲大都督，督中外諸軍事，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、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。弋仲將其衆八千餘人至鄴，求見虎。虎病，未之見，引入領軍省，賜以己所御食。弋仲怒，不食，曰：「主上召我來擊賊，當面見授方略，我豈爲食來邪！且主上不見我，我何以知其存亡邪？」虎力疾見之，弋仲讓虎曰：「兒死，愁邪？何爲而病？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，使至于爲逆；既爲逆而誅之，又何愁焉！且汝久病，所立兒幼，汝若不愈，天下必亂。當先憂此，勿憂賊也！犢等窮困思歸，相聚爲盜，所過殘暴，何所能至！老羌爲汝一舉了之！」弋仲情狷直，人無貴賤皆「汝」之，虎亦不之責，于坐授使持節、侍中、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。弋仲曰：「汝看老羌堪破賊否？」乃被鎧跨馬于庭中，因策馬南馳，不辭而出。遂與斌等擊犢于滎陽，大破之，斬

犢首而還，討其餘黨，盡滅之。虎命弋仲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進封西平郡公；蒲洪爲侍中、車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都督雍、秦州諸軍事、雍州刺史，進封略陽郡公。

始平人爲勖聚兵自稱將軍，趙樂平王苞討滅之，誅三千餘家。

夏，四月，益州刺史周撫、龍驤將軍朱燾出范賁，斬之，益州平。

詔遣謁者陳沈如燕，拜慕容俊爲使持節、侍中、大都督、督河北諸軍事、幽、平二州牧、大將軍、大單于、燕王。

桓溫遣督護滕畯帥交、廣之兵擊林邑王文于盧容，爲文所敗，退屯九真。

乙卯，趙王虎病甚，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，鎮關右；燕王皝爲丞相，錄尚書事；張豺爲鎮衛大將軍、領軍將軍、吏部尚書；幷受遺詔輔政。

劉后惡皝輔政，恐不利于太子，與張豺謀去之。皝時在襄國，遣使詐謂皝曰：「主上疾已漸翕，王須獵者，可小停也。」皝素好獵，嗜酒，遂留獵，且縱酒。劉氏與豺因矯詔稱皝無忠教之心，免官歸第，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。

乙丑，遵自幽州至鄴。敕朝堂受拜，配禁兵三萬遣之，遵涕泣而去。是日，虎疾小瘳，問：「遵至未？」左右對曰：「去已久矣。」虎曰：「恨不見之！」

虎臨西閣，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。虎問：「何求？」皆曰：「聖體不安，宜令燕王入宿衛，典兵馬。」或言：「乞爲皇太子。」虎曰：「燕王不在內邪？召以來！」左右言：「王酒病，不能入。」虎曰：「促持輦迎之，當付璽授。」亦竟無行者。尋惛眩而入。張豺使張雄矯詔殺皝。

戊辰，劉氏復矯詔以豺爲太保、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，如霍光故事。侍中徐統嘆曰：「亂將作矣，吾無爲預之。」仰藥而死。

己巳，虎卒，太子世即位，尊劉氏爲皇太后。劉氏臨朝稱制，以張豺爲丞相；豺辭不受，請以彭城王遵、義陽王鑒爲左右丞相，以慰其心，劉氏從之。

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，舉素與農善，密告之；農奔廣宗，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。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，監中外諸軍事，以爲己副。

彭城王遵至河內，聞喪；姚弋仲、蒲洪、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、武衛將軍王鸞等討梁犢還，遇遵于李城，共說遵曰：「殿下長且賢，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；正以末年惛惑，爲張豺所誤。今女主臨朝，奸臣用事，上白相持未下，京師宿衛空虛，殿下若聲張豺之罪，鼓行而討之，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！」遵從之。

五月，遵自李城舉兵，還趣鄴，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衆往會之。檄至鄴，張豺大懼，馳召上白之軍。丙戌，遵軍于蕩陰，戎卒九萬，石閔爲前鋒。豺將出拒之，耆舊、羯士皆曰：「彭城王來奔喪，吾當出迎之，不能爲張豺守城也！」逾城而出；豺斬之，不能止。張離亦帥騰二千，斬關迎遵。劉氏懼，召張豺入，對之悲哭曰：「先帝梓宮未殯，而禍難至此！今嗣子沖幼，托之將軍，將軍將若之何？欲加遵重位，能弭之乎？」豺惶怖不知所出，但云「唯唯」。乃下詔，以遵爲丞相，領大司馬、大都督、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，加黃鉞、九錫。己丑，遵至安陽亭，張豺懼而出迎，遵命執之。庚寅，遵擐甲曜兵，入自鳳陽門，升太武前殿，擗踴盡哀，退如東閣。斬張豺于平樂市，夷其三族。假劉氏令曰：「嗣子幼沖，先帝私恩所授，皇業至重，非所克堪，其以遵嗣位。」于是遵即位，大赦，罷上白之圍。辛卯，封世爲譙王，廢劉氏爲太妃，尋皆殺之。李農來歸罪，使復其位。尊母鄭氏爲皇太后，立妃張氏爲皇后，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。以義陽王鑒爲侍中、太傅，沛王沖爲太保，樂平王苞爲大司馬，汝陰王琨爲大將軍，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、輔國大將軍。

甲午，鄴中暴風拔樹，震雷，雨雹大如盂升。太武輝華殿災，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，乘輿服御，燒者太半，金石皆盡，火月餘乃滅。

時沛王沖鎮薊，聞遵殺世自立，謂其僚佐曰：「世受先帝之命，遵輒廢而殺之，罪莫大焉！其敕內外戒嚴，孤將親討之。」于是留寧北將軍沐堅戍幽州，帥衆五萬自薊南下，傳檄燕、趙，所在雲集；比至常山，衆十餘萬，軍于苑鄉；遇遵赦書，沖曰：「皆吾弟也；死者不可復追，何爲復相殘乎！吾將歸矣！」其將陳暹曰：「彭城篡弒自尊，爲罪大矣！王雖北旆，臣將南轅。俟平京師，擒彭城，然後奉迎大駕。」沖乃復進。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，沖弗聽。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等帥精卒十萬討之，戰于平棘，沖兵大敗。獲沖于元氏，賜死，坑其士卒三萬餘人。

武興公閔言于遵曰：「蒲洪，人杰也；今以洪鎮關中，臣恐秦、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。此雖先帝臨終之命，然陛下踐祚，自宜改圖。」遵從之，罷洪都督，餘如前制。洪怒，歸枋頭，遣使來降。

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于燕王俊曰：「石虎窮凶極暴，天之所弃，餘燼僅存，自相魚肉。今中國倒懸，企望仁恤，若大軍一振，勢必投戈。」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：「石氏大亂，宜以時進取中原。」俊以新遭大喪，弗許。霸馳詣龍城，言于俊曰：「難得而易失者，時也。萬一石氏衰而復興，或有英雄據其成資，豈惟失此大利，亦恐更爲後患。」俊曰：「鄴中雖亂，鄧恒據安樂，兵强糧足，今若伐趙，東道不可由也，當由盧龍；盧龍山徑險狹，虜乘高斷要，首尾爲患，將若之何？」霸曰：「恒雖欲爲石氏拒守，其將士顧家，人懷歸志，若大軍臨之，自然瓦解。臣請爲殿下前驅，東出徒河，潛趣令支，出其不意，彼聞之，勢必震駭，上不過閉門自守，下不免弃城逃潰，何暇禦我哉！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，無復留難矣。」俊猶豫未決，以問五材將軍封弈，對曰：「用兵之道，敵强則用智，敵弱則用勢。是故以大吞小，猶狼之食豚也；以治易亂，猶日之消雪也。大王自上世以來，積德累仁，兵强士練。石虎極其殘暴，死未瞑目，子孫爭國，上下乖亂。中國之民，墜于塗炭，廷頸企踵以待振拔，大王若揚兵南邁，先取薊城，次指鄴都，宣耀威德，懷撫遺民，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？凶黨將望旗冰碎，安能爲害乎！」從事中郎黃泓曰：「今太白經天，歲集畢北，天下易主，陰國受命，此必然之驗也，宜速出師，以承天意。」折沖將軍慕輿根曰：「中國之民困于石氏之亂，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，此千載一時，不可失也。自武宣王以來，招賢養民，務農訓兵，正俟今日。今時至不取，更復顧慮，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，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？」俊笑而從之。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，慕容評爲輔弼將軍，左長史陽鶩爲輔義將軍，謂之「三輔」。慕容霸爲前鋒都督、建鋒將軍。選精兵二十餘萬，講武戒嚴，爲進取之計。

六月，葬趙王虎于顯原陵，謚曰武帝，廟號太祖。

桓溫聞趙亂，出屯安陸，遣諸將經營北方。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，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。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，即日戒嚴，直指泗口，朝議以裒事任貴重，不宜深入，宜先遣偏師。裒奏言：「前已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，後遣督護龔嶷進據下邳。今宜速發，以成聲勢。」秋，七月，加裒征討大都督，督徐、兗、青、揚、豫五州諸軍事，裒帥衆三萬，徑赴彭城，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。

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，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：「胡滅誠爲大慶，然恐更貽朝廷

之憂。」其人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謨曰：』夫能順天乘時，濟群生于艱難者，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，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。觀今日之事，殆非時賢所及，必將經營分表，疲民以逞；既而材略疏短，不能副心，財殫力竭，智勇俱困，安得不憂及朝廷乎！」

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，求援于褚裒，裒遣部將王龕、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。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于代陂，龕等大敗，皆沒于趙。八月，裒退屯廣陵。陳逵聞之，焚壽春積聚，毀城遁還。裒上疏乞自貶，詔不許，命裒還鎮京口，解征討都督。時河北大亂，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，會裒已還，威勢不接，皆不能自拔，死亡略盡。

趙樂平王苞謀帥關右之衆攻鄴，左長史石光、司馬曹曜等固諫，苞怒，殺光等百餘人。苞性貪而無謀，雍州豪杰知其無成，幷遣使告晉，梁州刺史司馬勛帥衆赴之。

楊初襲趙西城，破之。九月，凉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爲丞相、凉王、雍、秦、凉三州牧。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；又喜博弈，頗廢政事。從事索振諫曰：「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，正以仇耻未雪，志平海內故也。殿下嗣位之初，强寇侵逼，賴重餌之故，得戰士死力，僅保社稷。今蓄積已虛而寇仇尚在，豈可輕有耗散，以與無功之人乎！昔漢光、武躬親萬機，章奏詣闕，報不終日，故能隆中興之業。今章奏停滯，動經時月，下情不得上通，沉冤困于囹圄，殆非明主之事也。」重華謝之。

司馬勛出駱谷，破趙長城戍，壁于懸鈎，去長安二百里，使治中劉煥攻長安，斬京兆太守劉秀離，又拔賀城；三輔豪杰多殺守令以應勛，凡三十餘壁，衆五萬人。趙樂平王苞乃輟攻鄴之謀，使其將麻秋、姚國等將兵拒勛。趙主遵遣車騎將軍王朗帥精騎二萬以討勛爲名，因劫苞送鄴。勛兵少，畏朗，不敢進。冬，十月，釋懸鈎，拔宛城，殺趙南陽太守袁景，復還梁州。

初，趙主遵之發李城也，謂武興公閔曰：「努力！事成，以爾爲太子。」既而立太子衍。閔恃功。欲專朝政，遵不聽。閔素驍勇，屢立戰功，夷、夏宿將皆憚之。既爲都督，總內外兵權，乃撫循殿中將士，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，爵關外侯。遵弗之疑，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，衆咸怨怒。中書令孟准、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，閔益恨望，准等咸勸誅之。

十一月，遵召義陽王鑒、樂平王苞、汝陽王琨、淮南王昭等入議于鄭太后前，曰：「閔

不臣之迹漸著，今欲誅之，如何？」鑒等皆曰：「宜然！」鄭氏曰：「李城還兵，無棘奴，豈有今日！小驕縱之，何可遽殺！」鑒出，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。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，使將軍蘇彥、周成帥甲士三千人執遵于南臺。遵方與婦人彈棋，問成曰：「反者誰也？」成曰：「義陽王鑒當立。」遵曰：「我尚如是，鑒能幾時！」遂殺之于琨華殿，幷殺鄭太后、張后、太子衍、孟准、王鸞及上光祿張斐。鑒即位，大赦。以武興公閔爲大將軍，封武德王，司空李農爲大司馬，幷錄尚書事。郎闓爲司空，秦州刺史劉群爲尚書左僕射，侍中盧諶爲中書監。

秦、雍流民相帥西歸，路由枋頭，共推蒲洪爲主，衆至十餘萬。洪子健在鄴，斬關出奔枋頭。鑒懼洪之逼，欲以計遣之，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、征西大將軍、雍州牧、領秦州刺史。洪會官屬，議應受與不；主簿程樸請且與趙連和，如列國分境而治。洪怒曰：「吾不堪爲天子邪？而云列國乎！」引樸斬之。

都鄉元穆侯褚裒還至京口，聞哭聲甚多，以問左右，對曰：「皆代陂死者之家也。」裒慚憤發疾；十二月，己酉，卒。以吳國內史荀羨爲使持節、監徐、兗二州、揚州之晉陵諸軍事、徐州刺史，時年二十八，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。

趙主鑒使樂平王苞、中書令李松、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、李農于琨華殿，不克，禁中擾亂。鑒懼，僞若不知者，夜斬松、才于西中華門，幷殺苞。

新興王祗，虎之子也，時鎮襄國，與姚弋仲、蒲洪等連兵，移檄中外，欲共誅閔、農；閔、農以汝陰王琨爲大都督，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。

中領軍石成、侍中石啓、前河東太守石輝謀誅閔、農；閔、農皆殺之。龍驤將軍孫伏都、劉銖等帥羯士三千伏于胡天，亦欲誅閔、農。鑒在中臺，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。鑒見伏都毀閣道，臨問其故。伏都曰：「李農等反，已在東掖門。臣欲帥衛士以討之，謹先啓知。」鑒曰：「卿是功臣，好爲官陳力。朕從臺上觀，卿勿慮無報也。」于是伏都、銖帥衆攻閔、農，不克，屯于鳳陽門。閔、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。鑒懼閔之殺己，馳招閔、農，開門內之，謂曰：「孫伏都反，卿宜速討之。」閔、農攻斬伏都等，自鳳陽至琨華，橫尸相枕，流血成渠。宣令內外六夷，敢稱兵仗者斬。胡人或斬關、或逾城而出者，不可勝數。

閔使尚書王簡、少府王郁帥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，懸食以給之。下令城中曰：「近日孫、

劉構逆，支黨伏誅，良善一無預也。今日已後，與官同心者留，不同者各任所之。敕城門不復相禁。」于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，胡、羯去者填門。閔知胡之不爲己用，班令內外：「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，文官進位三等，武官悉拜牙門。」一日之中，斬首數萬。閔親帥趙人以誅胡、羯，無貴賤、男女、少長皆斬之，死者二十餘萬，尸諸城外，悉爲野犬豺狼所食。其屯戍四方者，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，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。

燕王俊遣使至凉州，約張重華共擊趙。

高句麗王釗送前東夷護軍宋晃于燕，燕王俊赦之，更名曰活，拜爲中尉。

孝宗穆皇帝上之下永和六年（庚戌，公元三五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，托以讖文有「繼趙李」，更國號曰衛，易姓李氏，大赦，改元青龍。太宰趙庶、太尉張舉、中軍將軍張春、光祿大夫石岳、撫軍石寧、武衛將軍張季及公侯、卿、校、龍騰等萬餘人，出奔襄國，汝陰王琨奔冀州。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，張賀度據石瀆，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，寧南將軍楊群據桑壁，劉國據陽城，段龕據陳留，姚弋仲據滠頭，蒲洪據枋頭，衆各數萬，皆不附于閔。勤，末柸之子；龕，蘭之子也。

王朗、麻秋自長安赴洛陽。秋承閔書，誅朗部胡千餘人。朗奔襄國。秋帥衆歸鄴，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，獲之，以爲軍師將軍。

汝陰王琨及張舉、王朗帥衆七萬伐鄴，大將軍閔帥騎千餘與戰于城北；閔操兩刃矛，馳騎擊之，所向摧陷，斬首三千級，琨等大敗而去。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。

閏月，衛主鑒密遣宦者賫書召張沈等，使乘虛襲鄴。宦者以告閔、農，閔、農馳還，廢鑒，殺之，幷殺趙主虎三十八孫，盡滅石氏，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、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滠頭。弋仲帥衆討閔，軍于混轎。

司徒申鐘等上尊號于閔，閔以讓李農，農固辭。閔曰：「吾屬故晉人也，今晉室猶存，請與諸君分割州郡，各稱牧、守、公、侯，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，何如？」尚書胡睦進曰：「陛下聖德應天，宜登在位，晉氏衰微，遠竄江表，豈能總馭英雄，混壹四海乎！

」閔曰：「胡尚書之言，可謂識機知命矣。」乃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永興，國號大魏。

朝廷聞中原大亂，復謀進取。己丑，以揚州刺史殷浩爲中軍將軍、假節、都督揚、豫、徐、兗、青五州諸軍事，以蒲洪爲氐王、使持節、征北大將軍、都督河北諸軍事、冀州刺史、廣川郡公；蒲健爲假節、右將軍、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、襄國公。

姚弋仲、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。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，洪迎擊，破之，斬獲三萬餘級。洪自稱大都督、大將軍、大單于、三秦王，改姓苻氏。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；安定梁櫂爲前將軍，領左長史；馮翊魚遵爲右將軍，領右長史；京兆段陵爲左將軍，領左司馬；王墮爲右將軍，領右司馬；天水趙俱、隴西牛夷、北地辛牢皆爲從事中郎；氐酋毛貴爲單于輔相。

二月，燕王俊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，慕輿于自西道出蠔螅塞，俊自中道出盧龍塞，以伐趙。以慕容恪、鮮于亮爲前驅，命慕輿泥槎山通道。留世子曄守龍城，以內史劉斌爲大司農，與典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。

霸軍至三陘，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，焚倉庫，弃安樂遁去，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。徙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，撲滅餘火，籍其穀帛。霸收安樂、北平兵糧，與俊會臨渠。

三月，燕兵至無終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，與鄧恒走保魯口。乙巳，俊拔薊，執王佗，斬之。俊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，慕容霸諫曰：「趙爲暴虐，王興師伐之，將以拯民于塗炭而撫有中州也；今始得薊而坑其士卒，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。」乃釋之。俊入都于薊，中州士女降者相繼。燕兵至范陽，范陽太守李産欲爲石氏拒燕，衆莫爲用，乃帥八城令長出降；俊復以産爲太守。

産子績爲幽州別駕，弃其家從王午在魯口。鄧恒謂午曰：「績鄉里在北，父已降燕，今雖在此，恐終難相保，徒爲人累，不如去之。」午曰：「此何言也！夫以當今喪亂，而績乃能立義捐家，情節之重，雖古烈士無以過，乃欲以猜嫌害之？燕、趙之士聞之，謂我直相聚爲賊，了無意識。衆情一散，不可復集，此爲坐自屠潰也。」恒乃止。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，或致非意，乃遣績歸。績始辭午往見燕王俊，俊讓之曰：「卿不識天命，弃父邀名，今日乃始來邪！」對曰：「臣眷戀舊主，志存微節，官身所在，何事非君！殿下方以義取天下，臣未謂得見之晚也。」俊悅，善待之。

俊以弟宜爲代郡城郎，孫泳爲廣寧太守，悉置幽州郡縣守宰。

甲子，俊使中部俟厘慕輿句督薊中留事，自將擊鄧恒于魯口。軍至清梁，恒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，半已得入，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，突入幕下，霸起奮擊，手殺十餘人，早不能進。由是燕軍得嚴，俊謂慕輿根曰：「賊鋒甚銳，宜且避之。」根正色曰：「我衆彼寡，力不相敵，故乘夜來戰，冀萬一獲利。今求賊得賊，正當擊之，復何所疑！王但安臥，臣等自爲王破之！」俊不能自安，內史李洪從俊出營外，屯高冢上。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，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，早乃退走。衆軍追擊四十餘里，早僅以身免，所從士卒死亡略盡。俊引兵還薊。

魏主閔復姓冉氏，尊母王氏爲皇太后，立妻董氏爲皇后，子智爲皇太子，胤、明裕皆爲王。以李農爲太宰、領太尉、錄尚書事，封齊王，其子皆封縣公。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，皆不從。

麻秋說苻洪曰：「冉閔、石祇方相持，中原之亂未可平也。不如先取關中，基業已固，然後東爭天下，誰能敵之！」洪深然之。既而秋因宴鴆洪，欲幷其衆；世子健收秋斬之。洪謂健曰：「吾所以未入關者，以爲中州可定；今不幸爲豎子所困。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，我死，汝急入關！」言終而卒。健代統其衆，乃去大都督、大將軍、三秦王之號，稱晉官爵，遣其叔父安來告喪，且請朝命。

趙新興王祇即皇帝位于襄國，改元永守。以汝陰王琨爲相國，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。祇以姚弋仲爲右丞相、親趙王，待以殊禮。弋仲子襄，雄勇多才略，士民愛之，請弋仲以爲嗣，弋仲以襄非長子，不許；請者日以千數，弋仲乃使之將兵。祇以襄爲驃騎將軍、豫州刺史、新昌公。又以苻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、鎮南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兗州牧、略陽郡公。夏，四月，趙主祇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。

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，幷尚書令王謨、侍中王衍、中常侍嚴震、趙升。閔遣使臨江告晉曰：「逆胡亂中原，今已誅之；能共討者，可遣軍來也」。朝廷不應。

五月，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，克之，虜其居民而還。

六月，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，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。魏衛將軍王泰擊琨，大破之，死者萬餘人。劉國還繁陽。

初，段蘭卒于令支，段龕代領其衆，因石氏之亂，擁部落南徙。秋，七月，龕引兵東據廣固，自稱齊王。

八月，代郡人趙槤帥三百餘家叛燕，歸趙幷州刺史張平。燕王俊徙廣寧、上穀二郡民于徐無，代郡民于凡城。

王朗之去長安也，朗司馬京兆杜洪據長安，自稱晉征北將軍、雍州刺史，以馮翊張琚爲司馬；關西夷、夏皆應之。苻健欲取之，恐洪知之，乃受趙官爵。以趙俱爲河內太守，戍溫；牛夷爲安集將軍，戍懷；治宮室于枋頭，課民種麥，示無西意，有知而不種者，健殺之以徇。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、都督關中諸軍事、雍州刺史；以武威賈玄碩爲左長史，洛陽梁安爲長史，段純爲左司馬，辛牢爲右司馬，京兆王魚、安定程肱、胡文等爲軍咨祭酒，悉衆而西。以魚遵爲前鋒，行至盟津，爲浮梁以濟。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，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自軹關入。臨別，執菁手曰：「若事不捷，汝死河北，我死河南，不復相見。」既濟，焚橋，自帥大衆隨雄而進。

杜洪聞之，與健書，侮嫚之。以張琚弟先爲征虜將軍，帥衆萬三千逆戰于潼關之北。先兵大敗，走還長安。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。洪弟郁勸洪迎健，洪不從；郁帥所部降于健。

健遣苻雄徇渭北。氐酋毛受屯高陵，徐磋屯好畤，羌酋白犢屯黃白，衆各數萬，皆斬洪使，遣子降于健。苻菁、魚遵所過城邑，無不降附。洪懼，固守長安。

張賀度、段勤、劉國、靳豚會于昌城，將攻鄴。魏主閔自將擊之，戰于蒼亭，賀度等大敗，死者二萬八千人，追斬靳豚于陰安，盡俘其衆而歸。閔戎卒三十餘萬，旌旗、鉦鼓綿亘百餘里，雖石氏之盛，無以過也。

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謐，有高名，歷劉、石之世，徵辟皆不就；閔備禮徵爲太常。謐遺閔書，以爲：「物極則反，致至則危。君王功已成矣，宜因茲大捷，歸身晉朝，必有由、夷之廉，享松、喬之壽矣。」因不食而卒。

九月，燕王俊南徇冀州，取章武、河間。初，勃海賈堅，少尚氣節，仕趙爲殿中督。趙亡，堅弃魏主閔還鄉里，擁部曲數千家。燕慕容評徇勃海，遣使招之，堅終不降。評與

戰，擒之。俊以評爲章武太守，封裕爲河間太守。俊與慕容恪皆愛賈堅之材。堅時年六十餘，恪聞其善射，置牛百步上以試之。堅曰：「少之時能令不中，今老矣，往往中之。」乃射再發，一矢拂脊，一矢磨腹，皆附膚落毛，上下如一，觀者咸服其妙。俊以堅爲樂陵太守，治高城。

苻菁與張先戰于渭北，擒之，三輔郡縣堡壁皆降。冬，十月，苻健長驅至長安，杜洪、張琚奔司竹。

燕王俊還薊，留諸將守之；俊還龍城，謁陵廟。

十一月，魏主閔帥騎十萬攻襄國。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、驃騎大將軍，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。光祿大夫韋謏諫曰：「胡、羯皆我之仇敵，今來歸附，苟存性命耳；萬一爲變，悔之何及！請誅屏降胡，去單于之號，以防微杜漸。」閔方欲撫納群胡，大怒，誅謏及其子伯陽。

甲午，苻健入長安，以民心思晉，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，幷修好于桓溫。于是秦、雍夷夏皆附之。趙凉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，十二月，苻雄擊斬之。

蔡謨除司徒，三年不就職；詔書屢下，太后遣使諭意，謨終不受。于是帝臨軒，遣侍中紀據、黃門郎丁纂徵謨；謨陳疾篤，使主簿謝攸陳讓。自旦至申，使者十餘返，而謨不至。時帝方八歲，甚倦，問左右曰：「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？臨軒何時當竟？」太后以君臣俱疲，乃詔：「必不來者，宜罷朝。」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虨官。會稽王昱令曹曰：「蔡公傲違上命，無人臣之禮。若人主卑屈于上，大義不行于下，亦不知所以爲政矣。」公卿乃奏：「謨悖慢傲上，罪同不臣，請送廷尉以正刑書。」謨懼，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，自到廷尉待罪。殷浩欲加謨大辟。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，浩以問羨，羨曰：「蔡公今日事危，明日必有桓、文之舉。」浩乃止。下詔免謨爲庶人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